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 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8日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就当前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4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

江泽民李鹏等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座谈时强调 实现四化主要靠自己力量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争这口气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江泽民、李鹏、宋平、宋健今天在中南海同来自科技和教育战线上的有突出贡献的部分专家进行座谈。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建设我们的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争这口气，工作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更应争这口气。



8月28日，江泽民、李鹏、宋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中南海同在科技、教育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座谈。

江泽民在座谈会上，回顾了我国在玉米育种、水稻杂交、高温超导、有色金属等各个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他说，只有组织起来，艰苦奋斗，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把有限的资金投入重点科研项目上去，才能取得科技突破。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建设我们的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争这口气，工作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更应争这口气。

江泽民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要增强我国的实力，首先要摆正经济位置，实现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的支持，科技工作非常重要。我们的科技力量是很强的，有一支很好的科研队伍，有全国性的科研机构，也有各部委各省市以及高等院校、大型企业的科研队伍，只要很好组织起来，就能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强调，科学技术要为现代化服务，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处理好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关系。在科学事业中，基础科学应占一定的地位。如果只注重开发和推广应用，基础科学跟不上，就没有了后劲。我们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不能搞那种脱离实际、学院式的项目，它的目标从长远来说还是为现代化服务。在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三者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特别是经过实践锻炼、坚持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表现是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了把我国经济建设搞上去，要靠科学技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要争这口气。

李鹏也讲了话。他说，从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可以证明中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好队伍。他在谈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四个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关键，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都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讲摆正经济位置，就是要摆正科技的位置。

宋平也讲了话。他说，从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可以证明中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好队伍。他在谈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四个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关键，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都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讲摆正经济位置，就是要摆正科技的位置。

宋健也讲了话。他说，从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可以证明中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好队伍。他在谈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四个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关键，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都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讲摆正经济位置，就是要摆正科技的位置。

宋平也讲了话。他说，从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可以证明中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好队伍。他在谈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四个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关键，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都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讲摆正经济位置，就是要摆正科技的位置。

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这丝毫也不能降低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并在实现四化中要发挥重要作用。

李鹏说，4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大批国家级和部委级的科研机构，拥有一大批专门人才和科研设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科研战线上的主力，必须重视和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许多大中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它们与生产实际保持密切联系，对企业的技术开发与改造，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许多重要项目的实现，必须充分重视卓越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也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

他说，回顾一下我国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都是靠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又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而取得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我国科技繁荣已经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们不但不能改变这一政策，而且应该把这一政策执行得更好。现在某些西方国家，想把中国已经开放的大门封闭起来，这是不能成功的。这不仅对中国不利，对西方国家也不利。现在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看到这种不明智的，正在逐步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中国科技界人士有与以往地积极参加国际科技交流活动，愿为此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李鹏还对中国广大科技人员提出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同时也热爱自己的事业。老一辈科技专家，从新旧社会对比中，对党和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中青年科技专家大都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政治上比较成熟，是当代科技战线上的骨干；青年科技工作者，是祖国的未来，任重道远。他希望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向中、老年科技专家学习，向工人学习，努力与实践相结合，把自己锻炼成为政治上坚定，又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

参加会见的有李富春、袁庚、石元春、于敏、梁守德、潘家铮、王志武、刘婷、王德福、许富良、刘建航、陈鸿章、李振声、王震西、傅家谟、李俊明、唐敖庆、路甬祥、王世光、朱圣、胡亚美。

宋平、宋健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参加会见的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赵东宽、蒋廷志。

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如：用公款送子女上学、出国；花公款为子女、家属看病；侵占公共财物建私房，用公款搞高标准内装修等。

——任人唯亲。一些领导干部搞人事制造成果的空子，乘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不论是否具备干部“四化”标准，均委以要职。为安排职位，或违反规定将机构升格；或不顾人员超编硬性安排。

——贪污、浪费严重。如以“取经”为名，实际上搞公款旅游；用公款吃喝、送礼等。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对于群众检举控告的这些問題，一经查实，不论是谁，都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决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把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抓紧抓好，是全国上下十分关注的事情，也是摆在全党各级领导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8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曾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近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在清理整顿公司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还远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我们说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和制止，基本解决了党政干部和离退休干部在公司兼职、任职的问题；一部分公司政企不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查处了一批公司违纪违法案件，并撤销了一批公司。

我们说还远未取得预期效果，是指全国性的“公司热”还没有完全降温；该撤并或脱钩的公司还没有全部撤并或脱钩；还有少数党政机关干部和离退休干部滞留公司兼职、任职；还有半数政企不分的公司仍在经营；在处理公司违法案件时，还有领导干部说情、上级部门袒护的情况。总之，公司过多、过重、过滥的问题尚未解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受到前一时期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干扰外，主要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对清理整顿公司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够具体有力，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还在犹豫观望，行动迟缓。

有人认，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担心大量撤并会影响经济发展。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1986年6月底，全国的公司只有18万家，到1988年底，就猛增至29.4万家。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经济比落后的国家，这么多公司，而且多数是专门从事贩卖的流通性公司，势必造成商品层层倒手，增加流通环节，加大流通费用，引起物价上涨。在近两年成立的公司中，对生产、流通起过作用的固然为数不少，但也要看到，两年间全国共增加11万余家公司，的确是大大脱离了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太多、太滥了。

其实，公司过多过重，有害于商品流通，扰乱了市场，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在众多公司中，有的人利用公司投机倒把，牟取非法收入，有的只图个人捞钱，公司推向不抵债的边缘。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难免会有一些人利用机关的权力和人事关系，以“权”换“钱”，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而那些政企不分的公司，又

国务院通知各地各部门 抓紧清理投资项目工作 坚决完成今年压缩任务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完成国务院下达的1989年压缩投资规模的任务，确保清理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

《通知》说，今年以来，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取得了一定成绩，各地、各部门都停建了一批在建项目，基本上煞住了大上楼堂馆所之风。新开工项目大幅度减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投资规模开始放慢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并已经开始注意了投资结构的调整。但是，从大多数地区和部门的情况看，压缩投资规模与国务院下达的考核指标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少数地区和部门上半年实际完成投资不仅没有压缩，反而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通知》就此要求：
一、各地、各部门的清理项目工作，要继续实行行政主管领导负责制。国务院各部门（公司）和各地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克服松劲情绪和差不多的思想，亲自主持分析本地区的、本部门上半年完成投资的情况，制定出确保完成压缩任务的、不突破计划“笼子”的有效措施，并于9月20日前报国务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领导小组。

二、要进一步抓好停建项目的清理工作，对装不进计划“笼子”的项目，全面清查富余的固定资产和能源、交通、原料供应不落实的项目要坚决停建或缓建，真正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对停建项目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三、要加强对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体投资规模的控制。对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乡镇企业，要坚决关一批，行动要雷厉风行。要进一步抓紧银根，严格控制有关专业银行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规模；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还要加强对项目审批和土地使用的管理。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将自有资金用于农业和支农工业。

四、抓好典型，奖惩分明。对清理、压缩工作成绩显著的，要给予表扬；对压缩投资规模不力、效果不好的，擅自批准新开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要通报批评，严肃处理；对一意孤行，公然违反国务院决定的领导要加重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同志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五、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监督，逐步扩大审计范围。除对停建项目要继续进行跟踪审计外，对停建项目恢复建设和新开工项目资金是否落实，来源是否正当，还需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报告。对违法违纪者，要严肃处理。

六、为了确保今年压缩投资规模的完成，国务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检查组要在近期再次分赴各地进一步帮助、检查、落实。

促进廉政 惩治腐败 国家机关部署落实两个《通告》 罗干强调不论涉及谁绝不姑息

重要的现实意义。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克服阻力，排除障碍，就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罗干指出，落实两个《通告》，需要澄清在一些同志中存在的模糊认识，一是“腐败难除论”；另一个是“腐败难论论”。我们这次就是要动真格的，不论涉及谁，有多少罪犯就法办多少，有多少违纪的就处理多少，绝不姑息。

他说，我们的国家机关从总体上讲是廉洁的或基本廉洁的，各部门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能够做到奉公守法、廉洁自持。在我们队伍中涌现出了许多为政清廉的事迹。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确实也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案件多、数额大、发展快，有些人严重违犯了党纪和政纪，

很容易利用立宪审批、物资调拨、资金分配等权力经商，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加价倒卖重要生产资料，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有的领导干部则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小金库，对其非法经营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甚至多方包庇的态度。这就为各种“倒爷”提供了非法活动的环境和土壤，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败坏社会风气，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

李鹏同志前不久指出，清理整顿公司既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惩治腐败、改善党和政府形象，振奋党心、民心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上下十分关注的政治问题。这就把清理整顿公司的重要意义说得十分清楚了，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这样来认识这项工作，把它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来抓。

为了促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为了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彻底解决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下决心砍掉一批公司，特别是砍掉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以及流通领域中过多过滥的从事商业批发、对外贸易、物资供应的公司和金融性公司；对清理整顿公司中查出来的各种违法违纪案件，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能姑息迁就。

当然，清理整顿公司决不是一定要办公司，也不是否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而是为了解决公司经营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改变目前的混乱状况。同样，撤并的公司，也不是说经营上有问题的公司，退出公司的在职干部、离退休干部也不一定是有问题干部。所以，在清理整顿公司过程中，各地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严格按照政策界限。确定撤并的公司，也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对于确定撤并的全民所有制公司的人员，要妥善安置，使他们在新的岗位发挥才干。

清理整顿公司的任务十分艰巨，能否真正抓出成效，保证这项工作不走弯路，是对所在地区、所在部门领导的考验。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将清理整顿公司列为近期要做的第一件群众关心的事，此后又公开宣布了对搞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开发公司的撤销决定，这些都深得人心。现在，一是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非常明确的文件，二是党中央、国务院带了头，三是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因而做好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的是非常有利的。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总的要求，紧紧依靠群众，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明确、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负责地把这一工作抓到底。

全国早稻预计增产九十多万吨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消息说，四川、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五个早稻主产省市的产量预计，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将比去年的产量增加九十四点七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国家统计局认为，早稻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量增加，二是天气条件好。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投入量增加，是指今年早稻的投入量比去年的投入量增加了一百多万吨。

保波两党领导人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据新华社索非亚8月27日电 保共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27日在保加利亚滨海城市瓦尔纳市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

拉科夫斯基是24日抵达瓦尔纳访问的。

据保通社报道，两位领导人着重讨论了保波两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他们认为，两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原则不能因社会主义而有所削弱，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崇高理想。

拉科夫斯基还向日夫科夫介绍了波兰国内发生的复杂的政治动荡，波兰统一工人党为了“发展广泛的社会主义和达成广泛的民族和解”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期实际解决波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新华社莫斯科电 继今年5月开始凭票供应粮食之后，最近苏联首都莫斯科又实行“紧缺商品供应新办法”。

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罗夫23日在《消息报》上解释说，首都出售的食品和工业品有40%，紧缺商品有50%按外地顾客购买。新办法规定，从即日起，一切短缺食品集中在为本市居民服务的专门商店或大食品店的专门柜台销售。一些紧缺的工业品——鞋、服装、电视机、电冰箱、家具、收音机等，则由商业部门给各企业和机关送货上门，凭凭特快卡购买。据悉，统配商品约占全市零售商品额的13—15%。

在苏联市场供应每况愈下，各地纷纷采取保护本城居民利益、限制外地顾客购货的情况下，莫斯科市政府作出上述决定，必将引起其他地区居民不满，使各地业已爆发的“票证战”愈演愈烈。

新华社伦敦8月27日电（记者王瑞瑞）瑞典和英国的研究证明，肥胖儿童可能长成大胖子，并有早死10年的危险。

瑞典从40年前开始跟踪研究500多名肥胖儿童。结果是，其中55人死亡，男子平均寿命63岁，女子平均寿命68岁。死亡率比总人口年龄组高2/3，平均寿命比总人口短10年。

这些人死亡最早的原因是心血管病。在被跟踪的500多人中，2/3的人有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

瑞典此项研究还证明，肥胖儿童有遗传因素。他们以后是否长成胖子，看来同他们的祖父祖母有关。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26日在王宫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及其随行人员。

迟浩田总参谋长转达了泰国王室尚昆和军委主席小披汶亲王对迟浩田的问候。

泰国国王也请迟浩田总参谋长转达对杨尚昆主席和邓小平主席的问候。并感谢中国政府和军队向泰国赠送工程机械设备。

●我国女艺术舞蹈歌唱演员胡晓晴在“1989年亚洲音乐节”上，一曲优美的《远山》，为祖国赢得了银奖。

（据新华社）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26日在王宫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及其随行人员。

迟浩田总参谋长转达了泰国王室尚昆和军委主席小披汶亲王对迟浩田的问候。

泰国国王也请迟浩田总参谋长转达对杨尚昆主席和邓小平主席的问候。并感谢中国政府和军队向泰国赠送工程机械设备。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柬问题国际会议第二阶段部长会议开幕会议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本报巴黎8月26日电 记者张启华、吕网报道：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第二阶段部长会议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今天下午开始举行。会议主席法国外长迪马首先致词，他对前一阶段各委员会的不努力表示敬意。他说，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困难，各个委员会没有提出具体的报告，协调委员会没能完成主要任务，即提出这次会议的最后文件草案。他希望下一阶段讨论集中在以下几方面：联合国在国际监督机构中的作用、停火的组织及实施停火的形式、外国移民特别是近期移居柬的越南移民问题和平和民族解等问题。法国外长迪马致辞后，大会即转入内部讨论的秘密会议。

按原计划，这次会议将由部长们在各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在达成一致的最后协议上签字。由于越南和金边政权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毫无诚意，致使这次会议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都未能达成协议。会议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对陷入僵局的会议是否有可能会出现转机，人们普遍心中有数。引人注目的是，越南外长没有参加今天的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外长钱其琛、美国外交大臣梅杰、美国国务卿贝克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据了解，与会者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承认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会议，因为还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达成一些妥协。也有与会国建议待时机成熟再另觅地点重新开会讨论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是7月30日开幕的，整个会议将于本月30日闭幕。

泰国正大公司扩大对华投资

新华社曼谷8月26日电（记者马胜荣）泰国著名的正大公司（卜蜂集团）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业务，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

卜蜂集团是总部设在香港的正大公司的分公司。正大公司副总裁李绍说：“中国的市场巨大，在中国投资前景很好。”

李绍说：“目前影响我们扩大业务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合格的管理人才。”

在会晤德克勒克前夕卡翁达敦促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南非代总统会见萨文比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8月27日电 南非代总统德克勒克今天在与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的会谈中，敦促南非结束种族隔离。

穆加贝是在南非代总统德克勒克会晤前夕讲这番话的。

这位总统说，他28日同德克勒克的会晤对南部非洲国家和非组织“非常重要”。

下，各地纷纷采取保护本城居民利益、限制外地顾客购货的情况下，莫斯科市政府作出上述决定，必将引起其他地区居民不满，使各地业已爆发的“票证战”愈演愈烈。

新华社伦敦8月27日电（记者王瑞瑞）瑞典和英国的研究证明，肥胖儿童可能长成大胖子，并有早死10年的危险。

瑞典从40年前开始跟踪研究500多名肥胖儿童。结果是，其中55人死亡，男子平均寿命63岁，女子平均寿命68岁。死亡率比总人口年龄组高2/3，平均寿命比总人口短10年。

这些人死亡最早的原因是心血管病。在被跟踪的500多人中，2/3的人有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

瑞典此项研究还证明，肥胖儿童有遗传因素。他们以后是否长成胖子，看来同他们的祖父祖母有关。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陈文忠）加拿大短跑名将·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约翰逊等10名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奥委会宣布开除他们，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荣誉。



8月27日，以色列驱逐的4名巴勒斯坦人到达黎巴嫩贝卡谷地。另外在加沙地带领导反以斗争的50人已被驱逐出境。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新华社巴黎8月27日电 西哈努克在法国的发言人27日在巴黎宣布，西哈努克亲王已辞去属于他一派的团结阵线主席的职务。

据悉，争取柬埔寨中立、独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主席已由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和前总理理·刁联合担任。此外，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王子将接替莫尼克担任秘书长。

西哈努克亲王在给“阵线”的一封信中透露，他是因为对团结阵线在巴黎柬埔寨国际和平会议上出现的内部分歧感到失望而辞职的。

但是，西哈努克说，他仍然是西哈努克民族军的最高领袖。

西哈努克自1981年以来一直担任团结阵线主席。

新华社莫斯科8月27日电 苏联《真理报》26日发表署名文章，抨击一些独立刊物依靠西方的资助进行反共和反苏宣传。

文章指出，一些独立出版物劫掠地进行反共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人，这些言论常被那些与苏联敌对的外国电台转播。

这些独立刊物都得到西方公开的物资支持。文章认为，这实际上等于西方刊物未经许可而在苏联境内出版。

文章接着详细地揭露了称为《公开性》、《西伯利亚独立通讯和新闻报》等刊物的反苏反共性质和在国内外大量翻印和发行情况。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今天的改革给了人们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善善恶恶不分。

母和父亲，特别是母亲的肥胖程度有关。英国预防冠心病高级研究员迈克·雷纳认为：心脏病实际上在年龄小时就开始了。如果在儿童时期采取措施，就可以预防心脏病。

已经发现，5—6岁儿童的动脉里有脂肪条纹；到18岁左右，血管里开始脂肪堆积。因此，应尽早地采取减肥等预防性措施，因为不健康的饮食使儿童养成习惯后再去预防就晚了。

英国在校儿童的3/4从脂肪摄取的能量占35%以上。在英国的胖子中，男子占40%，女子占32%。

终点只有250米时，四位小将奋起直追，他们动作协调，配合默契，在观众一阵高于一阵的热烈掌声鼓励下，尖尖的赛艇像一把锐利的匕首，率先划破终点的水波——从这一刻起，国际赛艇男子赛艇与奖牌无缘的历史。

四位小将握紧拳头，高举双臂向观众表示谢意，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整齐并穿好蓝色训练服，一一俯身接受那珍贵的奖牌，捧着鲜花庄严地注视着五星红旗升到最高一根旗杆的顶端。国际赛艇联合会主席凯勒高兴地祝贺中国队实现了男子项目的突破。

中国队实现了四位运动员平均年龄才21岁多，除了谢建敏到日本参加过一次比赛之外，都是第一次经历国际比赛的大场面。最小的沈鸿飞今年才18岁，参加过全国比赛也只有两次。

刘爱杰领队对记者说：这个冠军的意义在于证明了我国男子赛艇也行，打破了欧美的垄断。29日，我国赛艇队先期离社去西班牙参加世界锦标赛，在那里祝愿他们再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江建国（本报社伊斯坦布尔8月28日电）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本报八月二十八日电 一九八九年羊城城杯全国跳水锦标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今天决出全部项目的金牌得主。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埃约元首讨论黎巴嫩危机法特使将再访黎南部



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工业体系日臻完整 骨干企业发挥效益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本报讯 陕西是我国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勤劳的陕西人民，在“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渔米之乡”的汉中盆地和“路马之地”的陕北高原从事农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陕西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1988年，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达200.5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3倍。粮食实现购销平衡，自给有余，烟叶、果、茶、肉、蛋、奶、羊毛、蚕茧等均创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1988年的404元。

建国40年来，陕西粮食产量从解放初的33.1亿公斤提高到1988年的98.2亿公斤，平均亩产由60公斤增加到161公斤。1988年，全省农民交售给国家的定购、议购粮共达20.6亿公斤。粮食生产稳步增长，一是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积极性空前提高。二是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解放初，全省没有一亩水库，现有大、中、小水库1400多座，有效灌溉面积达1900多万亩。化肥施用量从解放初的每亩0.05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2公斤。三是推广了实用技术，小麦良种、地膜玉米、杂交稻、旱作技术等都对粮食增产起到促进作用。全省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84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到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00亿元，继续超过农业总产值，247万劳动力组成50多万个企业，生产600多种产品，其中，114种产品获国家奖和部优称号，40种产品获省优称号，有60多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交货值达6200万元。

(董景民 曹彦)

本报讯 祖国富饶的内陆腹地——陕西，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她工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八百里秦川，军工、机械、冶金、交通、建材等各行业蓬勃发展，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古城西安旧城四周，纺织城、电子城、化工城、飞机城拔地而起，在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以煤炭、石油等能源和加工工业方兴未艾……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来，全省工业战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企业运行机制，生产效益不断提高。截至1988年底，工业总产值分别由建国初的2.86亿元和1978年的96.48亿元达到331.74亿元，产品销往国内各地和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军工企业如虎下山。陕西军工企业是国家重要的国防工业生产、科研基地，拥有26万多名职工，各类科技人员8万多人，固定资产(原值)54亿元，仅次于四川省，在全国居第二位。“六五”以来，军工企业如猛虎下山，跳出军工生产小天地，投入民用建设的主战场，共开发各类民用产品670多种，其中70多种填补了国内空白，30多种被列为替代进口产品，27种获国家金质、银质奖，101种获省部级优产品，民品产值由1979年的7000万元增长到1988年的13.8亿元。

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现已形成了以棉纺为中心的毛、麻、丝绸、化纤、针织、印染、纺织机械、科研等配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近年先后引进了气流纺纱、喷水织机等先进设备，更使纺织生产如虎添翼。地下乌金滚滚流。陕西含煤地层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1/3，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三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省先后新建和扩建了铜川、韩城、澄合、蒲白四大统配煤矿，是全国10个煤炭调出省之一。现在我国最大储量的神府优质煤田正在开发。

飞机制造企业在腾飞。陕西航空工业拥有一支一万多名科技人员的骨干队伍，形成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飞机的主要系统，如机体、发动机、电源、导航、刹车等专业配套能力居全国首位。陕西飞机制造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总装车间。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运七”飞机已翱翔在国内65条航线和2条国际航线上，该公司作为重要货源。骊山微电子公司的集成电路研制居全国之首，年产彩管128万只的陕西彩色显像管厂出产的“彩虹牌”显像管荣获国家金奖；陕西生产的“如意”、“黄河”、“海燕”彩色电视机，在1988年全国彩色电视机评比中，均获一等奖。(徐来见)

延安又搞大生产

银 笙

延安，是大生产运动的发源地。那时候，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沟沟，到处燃起开荒种地的篝火，回荡着震人心的歌曲：“解放区呀么呼噜，大生产呀么呼噜，边区的男女老幼齐声哩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齐动员呀么呼噜……”

当年的大生产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实现了丰衣足食。今天，大生产运动的雄风仍在黄土沟壑上劲吹。那些搬了老窝头的泥腿子，操纵起电钮和现代化的机器，一下子抛出了石油、卷烟、煤炭、毛纺4个拳头产品。1970年至1979年，延安地区工业累计亏损7000万元，1978年就亏损960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调整冶金、整顿化肥、机械、大力发展能源和轻纺工业，建设和改造了145个企业。拥有大陆第一口油井的延长油矿，建国初期年产石油仅几千吨。从1980年以来，发展为4个油矿、3个炼油厂、1个石油机械厂、2个化工厂、7个铅采选公司近万职工的大型企业集团，年产石油20万吨，“四大拳头”带动了全区工业的发展。



教育奠基 科技兴陕

本报讯 建国40年来，陕西的科技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49年，陕西的科技人员不足万人，从事科研的机构只有3个，高等院校只有3所。经过40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全省的科技事业出现了崭新局面。现有各种科研机构502个，科技人员达到56万多人。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1.1%，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位。高等院校也发展到50所(不含军事院校)。学科齐全、专业配套、机构众多的杨陵区，已成为我国唯一的现代化农业科学园区。国防工业科技力量实力雄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

1979—1988年全省共取得重要科技成果4068项，占建国以来成果总数7331项的55.5%。其中，属于国际首创的3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3项。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以来，仅受省政府奖励的939项成果，已取得了25亿多美元的经济效益。

省委和省府于1988年4月提出了“教育奠基，科技兴陕”的战略方针，年底又制定了《科技兴陕纲要》，确定了长期、中期和近期3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在近期(1988—1992年)内，要动员组织3万名科技人员进入大农业生产第一线，承包1万个产品、技术开发项目和2000万亩种植业。到1992年，实现新增产值50亿元、利税10亿元。(杨军)

建国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间，陕西省结束了长期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各项事业都有了巨大发展。陕西10年改革的基本实践，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延安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治穷致富，实现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

省委、省政府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结合省情特点，确定了陕西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协调配套的改革措施：一是根据陕西大中城市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多，技术力量强，边远地区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较低的反差情况，制定了“教育奠基、科技兴陕”的战略方针，改革教育体制，加强基础教育，培养一批经济建设急需人才。对科研单位、科技人才实行“双放”政策，大力发展科研、教学、生产联合体，组织5万科技人员到企业、农



西安，古称长安，是名闻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解放前夕，市政公设设施简陋残缺，“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市区面积仅有13.2平方公里。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市政公用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安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建设城市，城市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网络已经形成。

改革是强国兴陕之路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张勃兴

陕西省省长 侯宗宾

在省属12户大中型企业组织了改革超前试点，给予优惠政策；对49家利税大户，实行倾斜政策，使大中型企业的产值、利税有了大幅度提高。五是抓住陕西军工企业多，技术力量雄厚的特点，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重点开发高科技、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使军工的民品产值比改革前增长了14倍。六是利用陕西劳动力较多，大中城市工业、技术、教育、市场比较发达的优势，制定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实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模式。七是利用陕西文物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制定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战略，增强陕西的国际影响，使我省成为非贸易创

建设中的西安新貌

近十年来，陕西省的旅游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到一九八八年，全省接待外国旅游者已达三十三万六千多人，旅游收入二亿八千多万元(外汇人民币，分别一九七九年增长十三点三三倍和六十八点八倍，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二〇〇三年、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五年、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七年、二〇〇八年、二〇〇九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二年、二〇一三年、二〇一四年、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六年、二〇一七年、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二〇二〇年、二〇二一年、二〇二二年、二〇二三年、二〇二四年、二〇二五年、二〇二六年、二〇二七年、二〇二八年、二〇二九年、二〇三〇年、二〇三一年、二〇三二年、二〇三三年、二〇三四年、二〇三五年、二〇三六年、二〇三七年、二〇三八年、二〇三九年、二〇四〇年、二〇四一年、二〇四二年、二〇四三年、二〇四四年、二〇四五年、二〇四六年、二〇四七年、二〇四八年、二〇四九年、二〇五〇年、二〇五一年、二〇五二年、二〇五三年、二〇五四年、二〇五五年、二〇五六年、二〇五七年、二〇五八年、二〇五九年、二〇六〇年、二〇六一年、二〇六二年、二〇六三年、二〇六四年、二〇六五年、二〇六六年、二〇六七年、二〇六八年、二〇六九年、二〇七〇年、二〇七一年、二〇七二年、二〇七三年、二〇七四年、二〇七五年、二〇七六年、二〇七七年、二〇七八年、二〇七九年、二〇八〇年、二〇八一年、二〇八二年、二〇八三年、二〇八四年、二〇八五年、二〇八六年、二〇八七年、二〇八八年、二〇八九年、二〇九〇年、二〇九一年、二〇九二年、二〇九三年、二〇九四年、二〇九五年、二〇九六年、二〇九七年、二〇九八年、二〇九九年、二一〇〇年、二一〇一年、二一〇二年、二一〇三年、二一〇四年、二一〇五年、二一〇六年、二一〇七年、二一〇八年、二一〇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一年、二一〇九二年、二一〇九三年、二一〇九四年、二一〇九五年、二一〇九六年、二一〇九七年、二一〇九八年、二一〇九九年、二一〇一〇年、二一〇一一年、二一〇一二年、二一〇一三年、二一〇一四年、二一〇一五年、二一〇一六年、二一〇一七年、二一〇一八年、二一〇一九年、二一〇二〇年、二一〇二一年、二一〇二二年、二一〇二三年、二一〇二四年、二一〇二五年、二一〇二六年、二一〇二七年、二一〇二八年、二一〇二九年、二一〇三〇年、二一〇三一年、二一〇三二年、二一〇三三年、二一〇三四年、二一〇三五年、二一〇三六年、二一〇三七年、二一〇三八年、二一〇三九年、二一〇四〇年、二一〇四一年、二一〇四二年、二一〇四三年、二一〇四四年、二一〇四五年、二一〇四六年、二一〇四七年、二一〇四八年、二一〇四九年、二一〇五〇年、二一〇五一年、二一〇五二年、二一〇五三年、二一〇五四年、二一〇五五年、二一〇五六年、二一〇五七年、二一〇五八年、二一〇五九年、二一〇六〇年、二一〇六一年、二一〇六二年、二一〇六三年、二一〇六四年、二一〇六五年、二一〇六六年、二一〇六七年、二一〇六八年、二一〇六九年、二一〇七〇年、二一〇七一年、二一〇七二年、二一〇七三年、二一〇七四年、二一〇七五年、二一〇七六年、二一〇七七年、二一〇七八年、二一〇七九年、二一〇八〇年、二一〇八一年、二一〇八二年、二一〇八三年、二一〇八四年、二一〇八五年、二一〇八六年、二一〇八七年、二一〇八八年、二一〇八九年、二一〇九〇年、二一〇九

加拿大渔业发达是世界闻名的，到过加拿大的人都有较深的印象。到了夏季，在许多内河湖泊钓鱼是不需鱼饵的。即使毫无垂钓经验的人，一天钓个百把斤鱼也不稀奇。

可是，在这个多鱼的国家里，钓鱼和捕鱼却很“自由”。在包括纽芬兰在内的各个省，每个钓鱼者都得购买许可证，在许可证上，可得到一本有关钓鱼规则的小册子。对规则，垂钓者必须仔细阅读，否则违反了，就会遭罚款或被没收渔具，甚至吃官司，麻烦就多了。

钓鱼规则告诉人们，为了保护某些鱼种的繁殖，每年何时、在何区域可以钓何种鱼类。对有的鱼种，还规定长到什么尺寸才可以钓，小于规定尺寸的，钓到后必须立即放生。鱼类保护官员有权检查证件，搜查有嫌疑者的车辆甚至家中藏鱼的地方。加拿大大多是自觉遵纪守法的，即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不做违法的事。

在纽芬兰岛，渔业资源保护的重点是对捕鱼业的管理，核心是许可证和配额制度，上至渔业公司，下至20多个个体渔户，都必须有许可证和配额才能出海捕鱼。

圣约翰斯最大的渔业公司——鱼产品国际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每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配额。配额指标由省府下达，然后在渔业同行的会议上协商分配。

加拿大重视保护渔业资源

本报记者 郭文福

每年各种鱼类的配额都不相同，政府是依据几家鱼类资源研究所每年的研究成果来确定的。在圣约翰斯，记者参观了美国联邦政府海洋渔业部的北大西洋渔业资源中心。

据介绍，联邦政府每年都要拨款支持中心的研究工作。去年，为了调查海狗的数量，曾出动几架直升机进行勘测，花费几百万元。因为海狗是食鱼的，其数量多少直接影响着鱼的数量。

此外，一支由舰艇和飞机组成的巡逻监视队伍负责确保配额不被突破，必要时还可得到海军的协助。

加拿大对200海里经济区以外的渔场资源，也积极参与管理，防止出现有损生态的过量捕捞。

加拿大还重视科研，发展养殖业。在圣约翰斯，记者还参观了一所大型的海生物养殖试验室。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某些鱼种的繁殖和加快生长，以促进人工养殖业的发展。试验室自1967年创办以来，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

纽芬兰岛周围是世界著名的大渔场，它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水产品出口国。

令人佩服的是，加拿大并没有因为有了得天独厚的渔场就滥捕多捞，而是把保护资源放在第一位。

学生子女多 人口控制难



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北部一百三十公里的伊格博奥地区，双胞胎之多不仅为当地人所熟知，在世界上也属罕见。据伊伊丹医院统计，一九八六年双胞胎占新生儿的百分之六，一九八七年占百分之六，一九八八年又增至百分之十一。

当地居民认为，双胞胎是吉祥的象征，许多人都希望生双胞胎。因此，许多家庭都生养了双胞胎，甚至有的家庭生养了四胞胎。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在尼日利亚，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由于双胞胎多，使得当地人口增长过快，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如何抚养和教育这么多孩子的难题。

罗巴特村的新生

——阿富汗人民重建家园



也不知道哪些已爆炸，哪些仍埋在地下。

这些地雷对村民们的生产和建设造成很大威胁。为此，他们正在举办训练班，请专家传授探测和拆除地雷的技术。

第一批回国的村民已经在废墟上盖起了新房子，把门、窗油漆得鲜艳夺目，饮水管道也正在铺设。

村民们还计划在今秋再买一批耕牛和生产资料，供给陆续返回的乡亲们。修复村周围的水利设施也开始了。山坡上又出现了一个个果园。一个新的罗巴特村正在战争的废墟上诞生。

（世绍 编译）

上图为返回家乡的阿富汗儿童

罗巴特位于阿富汗加兹尼省的东部，10年前，它是一个富庶的山村，有8000居民。附近的山坡上种植桃树、桑树、苹果树，山谷里有绿油油的麦田。然而，苏联发动的侵略战争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他们只得逃离家园，农田、果园荒芜，村庄成了废墟。

战争爆发后不久，村民们在穆拉·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带领下，英勇投身于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据拉赫曼介绍，这个村子战前只有20来条枪，有的还是“老古董”，如上个世纪末制造的单发手枪等。他们就是靠这些破旧武器组成了游击队。

多数村民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到邻国巴基斯坦避难，只好移居到边境省份帕克蒂亚和帕克蒂卡两省。这样，他们以山区为基地开展游击活动，同时抽时间回村里照看农田和果园。去年敌人的狂轰滥炸把罗巴特几乎夷为平地。

8个月之后，即到去年冬季，随着战争趋向平息，有的家庭开始重返家乡。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进展十分缓慢，平均每周只能搬回去二三口。

回家乡的村民到了两大困难，一是缺少运输工具，回家乡要翻山越岭；二是回到家乡后，既没有住房又缺乏生产资料，重建家园要白手起家。

他们利用联合国救济机构拨给的10万美元的重建基金，买了一批耕牛、犁耙和农具，种上了小麦，10年来第一次有了收成。

救济机构正计划为村民们购买一辆卡车，把老乡们接回来。这至少需要一个月。

过去，游击队埋地雷破坏敌人的交通，现在地雷就成了重建家园的最大障碍。游击队员过去只会埋雷，不懂得如何去拆。更麻烦的是，他们在埋雷时没有绘制布雷示意图，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曼哈顿市的特里和简·莫尔夫妇怀抱的3个孩子是通过人工受孕法在21个月中相继出生的。左侧的库珀生于1987年2月15日，李生的克里斯蒂娜和奥利·麦克纳生于1988年11月29日。这三个孩子是同期受孕的三个人工受孕卵，因采用不同时期植入新医疗方法，使他们的出生日相继拉开。

新华社发

在西欧国家中，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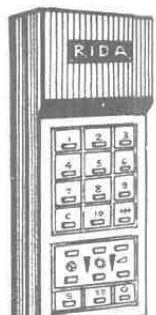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比利时的老人就业率是比较低的。在五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这个年龄段中，联邦德国、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荷兰、意大利为百分之七十，而在比利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另外，六十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公民仍在工作的，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而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比利时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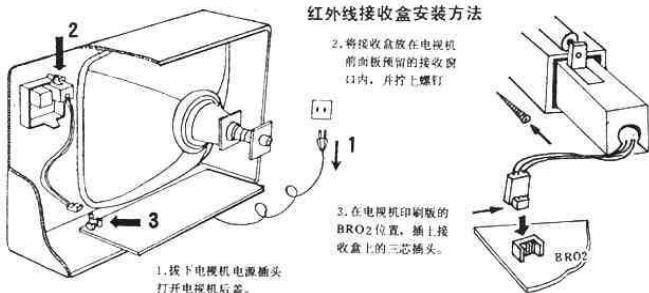
拧一个螺钉 插一个插头 您的彩电立即实现遥控



RIDA 88型 彩色电视机红外遥控器 通过部级鉴定

适用机型

- 汤姆逊 (THOMSON TFE 5114DK) 彩色电视机
- 沙巴 (SABA T51SC 32DTC) 彩色电视机



- 选台、音量、色彩、亮度、关机、静音、中间值全部实现遥控，10米内正常工作
- 独特的遥控锁机（童锁）和优先选台功能
- 电视机原线路和外线不做任何改动，电视机原功能不受任何影响

- 免费邮寄：请将货款汇至本公司，收款后三日内将遥控器及发票寄给您，说明书详细明了，安装极为简单
- 来信请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收信后即致函您全国代售点名录，代售点有安装示范表演
- 北京市区免费上门安装
- 保修一年，每台售价157元

欢迎来函来电垂询，有函必复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74号
通讯：北京134信箱 邮政编码：100039
电话：815531—148 8212184 8213337—3225 电挂：0134
联系人：付宝隆 胡德清

RIDA 中国瑞达系统装备公司

